

目 录

总 序 刘明华(1)

构筑文学史的坚固基石 陈 洪(1)

前 言 (1)

上 编

公安派结社综论

一、公安派结社的发展演变及兴衰因素 (4)

二、公安派结社的成员结构及地域分布 (15)

三、公安派结社的类别及特征 (24)

四、公安派结社的活动内容及文学创作 (31)

五、公安派结社的影响 (39)

中 编

公安派结社考证

- 一、阳春社 (49)
- 二、袁中道与王回等结社 (64)
- 三、南平社 (68)
- 四、袁中道武昌结社 (76)
- 五、二圣寺结社 (82)
- 六、都门结社 (87)
- 七、袁中道云中结社 (95)
- 八、袁宗道京中结社 (98)
- 九、酒社 (102)
- 十、“三袁”父叔及诸舅结社 (108)
- 十一、蒲桃社 (112)
- 十二、袁宏道居乡结社 (153)
- 十三、香光社 (163)
- 十四、青莲社 (168)
- 十五、袁宏道居京结社 (175)
- 十六、冶城大社 (183)
- 十七、袁中道与钱谦益结社 (189)
- 十八、华严会 (197)
- 十九、金粟社 (201)
- 二十、海淀诗会 (208)
- 二一、敦仁会及其他 (214)

下 编

公安派结社资料汇编

一、阳春社	(225)
二、袁中道与王回等结社	(231)
三、南平社	(235)
四、袁中道武昌结社	(240)
五、二圣寺结社	(244)
六、都门结社	(247)
七、袁中道云中结社	(251)
八、袁宗道京中结社	(253)
九、酒社	(255)
十、“三袁”父叔及诸舅结社	(258)
十一、蒲桃社	(260)
十二、袁宏道居乡结社	(276)
十三、香光社	(283)
十四、青莲社	(287)
十五、袁宏道居京结社	(293)
十六、冶城大社	(298)
十七、袁中道与钱谦益结社	(303)
十八、华严会	(307)
十九、金粟社	(309)
二十、海淀诗会	(312)
二一、敦仁会及其他	(316)
附：公安派结社情况简表	(322)
主要参考书目	(331)

十三、香光社

香光社是袁宏道及其弟中道与几位僧友结成的禅社，因“修莲社香光之业”^①而得名。结社的缘起，《珂雪斋集》卷十二《荷叶山房销夏记》有载：“予久不上丘墓，甲辰五月从三穴挂帆，抵柞林，息于杜园中。明日过荷叶山房，少时兄弟听雨处也。诸叔皆来聚饮。醉则步稻畦间，听流汨汨，甚快。未几，中郎携衲子寒灰、雪照、冷云至，皆东南名僧，偶集于香光社者。”甲辰是万历三十二年^②，这年的五月袁中道到少时常来的荷叶山房销暑，时与诸叔聚饮，不久袁宏道偕寒灰等僧人亦至，诸人结社修香光业于荷叶山房中。荷叶山房为袁宗道少时修业处，成举人后曾在此养病，“栽花种竹，习养生家言”^③，过着闲静的生活。后来袁中道亦建别业，居于此。山房风景优美，前面“有水一曲，清泓可爱”^④，松栎茂盛，古槐参天，梅花吐萼，清幽宜人，是养身习性的好地方，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

香光社的成员可分为士、僧两类：士有袁宏道、袁中道及其“诸叔”即袁士玉、袁兰泽、袁云泽以及张五教和云心居士等，僧有寒

① 《珂雪斋集》卷二十四《答道甫》。

② 按结社时间来说，香光社在前面所述的“袁宏道居乡结社”的范围中，因其具有一定特色，故在此作单独考证。

③ 《珂雪斋集》卷十二《游荷叶山居记》。

④ 《珂雪斋集》卷十二《游荷叶山居记》。





灰、雪照、冷云、习之。士、僧虽说身份不同,但其志趣却并无差别。他们结成“世外盟”^①,共同探寻无生之学,并昉之于宋之东坡等人。袁中道《书雪照册》说:“甲辰秋初,予避暑荷叶山房……因叹吾辈偶集于此,结世外盟,非夙生人外之契,何以有此?……是夜,月明如昼,诸公谭锋正发,予因假寐,俄至一处,见一庞眉老僧,语予曰:‘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中郎前身即苏公子瞻,公即子由也,雪照即金山了元,冷云即风篁岭之辩才,寒灰即东林总,而云心居士即参寥子也。今皆聚于此矣。’”^②

这里提到的香光社人物多已见于前述,另有几人需作介绍:

寒灰,僧人,与袁宏道、中道结为方外友。袁宏道曾说:“六七年间,吾所遇衲子如林,见地超卓,可与言者,寒灰、冷云数人而已。”^③

雪照,袁宏道、中道僧友,与寒灰、冷云等常与袁氏兄弟相游处。

习之,寒灰弟子,法号性成,袁宏道为其取字为“习之”,并作《赠小僧习之说》^④。

云心居士,未详。

香光社持续的时间并不久,袁中道《书雪照册》说“凡月余”^⑤,《书雪照存中郎桃源诗草册后》说“两月余”^⑥,《荷叶山房销夏记》则说为“三月”,其中后者记载了“五月”入荷叶山房,“八月”别去,然后袁宏道一行去德山,袁中道去黄山,故此说为妥,但“两月余”指的是实际时间,亦无误。

袁宏道兄弟结香光社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销暑”,其二是谈禅。销暑是这次袁氏兄弟等人入荷叶山房的直接原由。万历三十

① 《珂雪斋集》卷二十一《书雪照册》。

② 《珂雪斋集》卷二十一。

③ 《珂雪斋集》卷十八《石头庵记》。

④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一。

⑤ 《珂雪斋集》卷二十一。

⑥ 《珂雪斋集》卷二十一。



二年夏季,天气尤为炎热,因难耐酷暑,袁宏道等人入山“销伏”,其《山中》诗写道:“是处堪销伏,深林半沼台。水才驱热去,月适送风来。滴历松间露,幽澄雨后苔。十年前后事,电火与飞埃。”^①不过,文人雅士的入山避暑,总不是出于一种单纯用意的。说得更贴切一点,他们是为了寻求一种诗意的生存而入山中的——消遣、休闲、观览、赋诗等等,其山中的生活内容是丰富的,生活形式是多样的。袁中道《荷叶山房销夏记》曾将这种诗意的生活娓娓道来,让人身临其境:

中郎同诸衲聚于荷叶山房,予宿于乔木堂。早起,共聚山房前大槐树下。饭后,过梅花奥,度骑羊渚,入万松林,登台望湖水晶晶,树影甚浓,风萧萧至。诸叔携茶来,共宴笑,即于松荫下午餐。饱后,穿万松中,至珊瑚林,僧能煮新茶以供。日已西,各归浴。晡时坐庄前稻场上,可五亩,农人净治如虎丘千人石,而莹洁过之,共对薰风坐。诸衲颇有问难,中郎大为激扬。至夜分,薄有寒意,乃入。三月内,率以为常。有人召,亦量往。予归庄多醉,时从梦中听笑声,不知作何语也……至若孟溪、车台、杜园、冢子山,皆与诸酒人出没之处。诗则间作,多次中郎韵。闲则诸衲伸纸,予纵笔作大字。此外非游则嗒坐。三月内,更未常面一俗客,作应酬事也……然此会实生平销夏第一乐也。

文中虽只详细地叙述了山中一天生活的起居游息,但“三月内,率以为常”一语说明作者叙述的并非限于一天,而是三个月生活的浓缩:从清晨聚首大槐之下,到饭后万松林听萧萧风至,观晶晶湖波;从品茗闲谈,列宴松阴,到日落归浴,于五亩稻场对坐薰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三十。



风；从梦中笑，到醉中诗，闲中书——故作者不禁由衷发出了“此会实生平销夏第一乐也”的深深感叹。

结香光社的真正意图还在于谈禅。袁宏道与其弟于禅皆情有所钟，社中分别比之为子瞻、子由，甚至有人认为：“子瞻息机也迟，而中郎息机也早。迟则蹶，早则无咎。”^①宏道自己也认为是东坡的后身^②。同时，社中诸衲寒灰、雪照、冷云皆为“东南名僧”^③，他们与袁宏道兄弟情谊颇深，也是袁宏道极为称许的禅师。袁中道《石头庵记》曰：“冷云与予兄弟为方外交者有年，始同居法华庵，后同住柳浪及智者林。往来荷叶山珊瑚林中，冷云皆在焉。冷云貌朴中慧，于般若气分，所得甚深。中郎亦谓：‘六七年间，吾所遇衲子如林，见地超卓，可与言者，寒灰、冷云数人而已。’”^④袁宏道在《又代作》中对雪照给予极高肯定，诗云：“四载椒林社，精研只有君。高谈排默照，独往贱多闻。”^⑤其他如“禅心而儒服”^⑥的张明教以及小僧习之、居士云心等人皆为袁氏兄弟的法友。因此，从香光社的成员组成来看，他们结社的兴趣所在自不待言。相聚时，或习静，或问难，说道说禅，出儒入佛，融会三教。时至夜分，兴致方酣，你来我往，“大为激扬”^⑦，尤其当月明如昼之时，诸人谈锋更旺，诗兴更浓。

这一时期，袁宏道写过一些与社友谈禅论道的文章，如《为寒灰书册寄郟阳陈玄郎》，也留下了若干诗篇，如《暑中舟行入村居，偕冷云及明教居士二首》、《初入村居》、《七月六日》、《山中》、《山中

① 《珂雪斋集》卷二十一《书雪照册》。

②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一《识雪照澄卷末》：“明教曰：‘然则老僧谓公为坡公后身云何？’余曰：‘有之，尝闻教典云：前因富奢极者，今生得贫困身。坡公奢于慧极矣，今来报得鲁钝憨滞，固其宜也。’明教目雪照，照抚几久之。”

③ 《珂雪斋集》卷十二《荷叶山房销夏记》。

④ 《珂雪斋集》卷十八。

⑤ 《袁宏道集笺校》卷三十三。

⑥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一。

⑦ 《珂雪斋集》卷十二《荷叶山房销夏记》。

限韵》等。其诗往往以景为经,以游为纬,以禅为旨,心与境会,物与神合。如,“微云缥碧水,深树绿沉风”、“滴历松间露,幽澄雨后苔”、“好风排日至,佳月彻旬明”等都为写景佳句,不言禅而禅境圆足,自入三昧。但他的这些诗整体看来,又不免犯“其说禅说道理处,往往以作意失之”^①的毛病,诸如“南华志怪者,不达小逍遥”、“不知鸿近远,只觉去人遥”、“余生施静峤,转觉世途遥”、“十年前后事,电火与飞埃”、“腾腾清睡里,证得小无生”等等,皆志在言禅,透发玄机,一如谢灵运诗之“玄言尾巴”。此实于诗家为忌,于禅家亦为忌。袁宏道虽批评东坡《前赤壁赋》“为禅法道理所障,如老学究着深衣,通体是板”^②,但当他自己开口说禅、援笔作诗时,却又不能免之。究其因,与这一时期袁宏道的生活内容有关:山房销暑,禅榻论道,香光之社,诗乃成为消闲之品、言机之资。然禅岂轻言哉?诗岂易言哉?以诗言禅岂轻且易言哉?



① 《袁宏道集笺》卷四十一《识雪照卷末》。

② 《袁宏道集笺》卷四十一《识雪照卷末》。



十四、青莲社

万历三十二年，袁宏道作《德山麈谈》和《桃源咏》，前者为一部广为人知的思想论著，后者被认为是标志袁宏道文学创作新转向的一组重要诗作。而说到二者的产生背景，皆当从青莲社说起。

青莲社有两义：（一）青莲社即青莲庵，在武陵县德山；（二）袁宏道等人于青莲庵结聚论禅，饮宴赋诗，亦称之为青莲社。

袁宏道结青莲社的时间是万历三十二年秋，始于八月十七日，终于九月六日，前后约为40天。这一段时间袁宏道一直居于德山，过着近乎隐士的生活。他日与诸友寻奇览胜，对山中风景赏玩不已，流连忘返之意溢于言表。《游德山记》曰：“余与诸衲遍觅诸奇，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莲舍左崖可亭，法堂西之小静室多方竹处可榭可阁，无论幽邃静胜，其间百围之樟，尺围之篁，亦非他处所有也。山后面阳山，有地空阔，河流涨其前，直见雉堞田庐，烟岚叠波而出，葺而庐之，可置丛林，使德山法道再兴，当不能舍此为僧邮也。”^①他结青莲社正是在这种环境和心境中进行的。

青莲社基本上是香光社的延续。时间上一前一后，完全相衔接；成员也大体相同，主要是袁宏道和跟随他的一群禅友。袁中道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三十七。



因有黄山之游,未能入青莲社。德山之游,与袁宏道为伴的为寒灰、冷云、雪照、张五教,他们既入香光社,又入青莲社。参与青莲社活动的人物另有:

龙襄、龙膺兄弟。二人早年与袁宏道结交,但已13年未曾相见。袁宏道德山之行很可能有一个目的就是去会晤龙氏兄弟,而龙氏兄弟得知袁宏道入德山的消息后,第二天就载酒入山,与旧朋聚首,“举觞相乐”,达三天三夜。袁宏道有《龙君御载酒过德山见访,一别十三年矣,感念存没,不觉凄然。已复一笑,举觞相乐,遂大醉》一诗叙其事,诗曰:“十年一别意苍茫,话别青山且尽觞。免与泡沓愁起灭,聊从烟水决行藏。闻吹玉笛翻新曲,醉依天花入道场。试去五陵溪上照,头毛白尽老肖郎。”^①后来,龙襄又邀袁宏道等人过其山庄,有诗酒唱和。

谢于楚,袁宏道诗友,曾参加蒲桃社。《德山麈谈》曰:“又今在座谢生多髯,然其齿颊间谈笑饮食,自与髯不相干,非要忘其为髯,始得自在也。”^②据《袁宏道集》卷三十五《谢于楚历由草引》:“今春忽见于柳浪,衣上尘寸许,是则梦想不及者也。”谢生即指谢于楚,他参加了德山麈谈,亦当为青莲社的成员。

青莲社的活动及其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略作考察,即思想方面和文学方面。从思想上讲,袁宏道等人聚于青莲社谈禅论学即所谓“德山麈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德山麈谈又叫德山暑谈,参加者为袁宏道、寒灰、冷云、雪照、张五教、谢于楚等人,他们分为主客两方,以袁宏道为主方,寒灰诸人为客方,客方发问,主方作答,其问题涉及儒、释、道三家,内容既集中又广泛,最后由张五教整理编次,单成一册,称《德山麈谈》,付梓行于世。《德山麈谭引》载曰:“甲辰秋,余偕寒灰、雪照、冷云、诸生张明教,入桃花源。余暑尚炽,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后岭有古樟树,婆婆偃盖;梁山青色,与水光相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三十一。

②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四。



荡，苍翠茂密，骄阳如洗。栉沐未毕，则诸公已先坐其下。既绝糅杂，阙号呶，闲言冷语，皆归第一。明教因次而编之，既还，以示余。余曰：‘此风痕水文也，公乃为之谱邪？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拣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①

《德山麈谭》再现了青莲社的论学过程，也是青莲社留下的一项重要重要的思想成果。“麈谭”涉及的问题及其回答是我们研究袁宏道思想的生动材料和重要依据，尤其是将它放到万历三十二年的时代背景下去作分析则更能显出袁宏道思想中值得注意的倾向性，同时也是我们研究晚明思想史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晚明士人谈禅说道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谈什么呢？公安派不倡讲学，而乐于坐而论道，然而什么是他们常谈常新的话题呢？此皆可从青莲社《德山麈谭》得知一二。以下是从该著中摘录的“麈谭”有关诸问题，共40多个，内容广泛，可备一览：

- 1)何谓中庸不可能？
- 2)何谓时中？何谓不相到？何谓心生？
- 3)何谓无忌惮？
- 4)妙喜言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
- 5)何谓如是我闻？
- 6)如何是知见立知？如何是知见未见？
- 7)“能平心地，则一切皆平”，顾心地岂易平哉？
- 8)“诸佛两足尊”六句，当如何解？
- 9)《楞伽》百八句中，佛诘大慧所来，问者皆极细事，有何紧要？
- 10)维摩以火喻无我，以水喻无人，何也？
- 11)权教岂佛诞语邪？
- 12)《华严经》：“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
- 13)何谓入定？菩萨跏趺，入定多年，又何谓也？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四。



- 14)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于八种识内何属?
- 15)前五种识属性境,属现量,何以有贪嗔痴?
- 16)第八种识别有体性邪?云何又有七识?
- 17)凡属思量,即有间断,七识何以独恒?
- 18)贪嗔痴相因而起,七识何以有贪痴而无嗔?
- 19)《妙喜语录》云:“将八识一刀两断。”八识如何断得?
- 20)八种识一时具不?
- 21)根与尘分明是两物,如何经言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
- 22)儒与老、庄同异?
- 23)古来诸师,何为多有神通?
- 24)学人管带有碍否?
- 25)大慧云:“不许起心管带,不得将心忘怀。”似非初学可到?
- 26)偷心处处有,何以尽之?
- 27)道理未能尽彻,宜如何体会?孔、孟及诸佛教典,岂非理哉?
此与老、庄自然何别?
- 28)天地间事,皆倏之不可思议邪?
- 29)如何说看公案不要求明?
- 30)正用功时,偶有应酬,未免间断?
- 31)一面应事,一面于工夫上默默放不处,恐多了心,分了功?
- 32)每见学人于疾病临身,便觉昏愤,如何平昔工夫,到此却使不上?
- 33)病中如何做主宰?如何好人亦病?真歇了师云:“老僧自有安闲法,八苦交煎总主妨。”未知何等是安闲法?
- 34)如何是人鬼关?
- 35)一切现成,只要人承当,如何是承当的事?
- 36)先生言洪觉范有道理知见,然予观觉范提唱公案,其识见议论,似与大慧不殊。
- 37)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如何亦有两种?



38)道贵平常,炫奇过高,是多了的。

39)如何是修正则不无,污染则不得?

40)先生举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赵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领布衫,重七斤。”诸君平日作何道理会?

41)从上祖师,亦有死于刑戮者,何故?

42)如何方是无为?有放有举,何名无为?此与外道自然何异?

43)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圣凡之异,却在其处?

单就上述提出的问题来看,袁宏道及诸禅友这次“德山麈谭”就已清楚地显示其融会三教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莲社其他人物的思想兴趣和人生态度。“麈谭”以佛为主,兼及儒、道,但仔细分析,袁宏道对问题阐述的基本立足点首则为禅,次则为老庄,于儒则几乎弃而不取。或许正是受这一基本思想立场的影响,所以一方面朝廷党争激烈、明王朝危机四伏,另一方面袁宏道却偕其禅友隐于深山,大兴禅风,这与当时的时代局势是极不谐调的。当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麈谭”中袁宏道不是不谈时事,不关心明王朝的命运,隐隐之中能见其衷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许多话其实是针对当时的时代尤其是朝中党争而说的,而且似乎是委婉地针对东林党说的。他说:“自今观之,学道不能潜行密证,乃大病也。即如讲圣学,尚节义,系功令所有者。然汉时尚节义,而致党人之祸;宋朝讲圣学,而有伪学之禁。都缘不能退藏于密,以至于此。故学道而得祸,非不幸也。”又说:“吾儒讲学,亦是好事,然一讲学,便有许多求名求利及好事任气者,相率从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来,其罪皆归于首者。东汉而后,君子取祸皆是也。”袁宏道发此议论的时候,东林党正在“讲圣学”,正在提倡“尚节义”,而他反对“讲圣学”,也反对“尚节义”,而主张“韬光敛迹,勿露锋芒”。由此看来,他对于东林党的态度,对于时势的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不过,袁宏道的这种观点倒不是说他在政治上是站在反对东林党的一派说话的,而应该是他立于庄、禅看待人生和看待时势的



必然结果,而他反对“讲圣学”一点似乎还与他的同乡张居正的思想有渊源。

对于“君子”与“小人”之争的问题,袁宏道在《德山麈谈》中也专有所涉。他说:“儒者曰:‘亲君子,远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谁肯自居小人,甘心为人所远邪?夫君子不屑为人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贪名逐利,故甘心为人用,非小人将谁与奔走哉?故古来英主,皆是尊君子而役小人。”儒重义、利之分,道讲和光同尘,而袁宏道是道而非儒;东林讲学于君子、小人绝不含混,做人尤其反对“贪名逐利”,而袁宏道以为英主当“尊君子而役小人”。这又是袁宏道与东林党在思想上的泾渭之处。袁宏道《与黄平倩》说:“弟自入德山后,学问乃稳妥,不复往来胸臆间也。此境其平易,亦不是造到的。”^①这是否与其学问趋于“稳妥”、心境趋于“平易”相关呢?

综上所述,对于青莲社,如果单纯地看待它,似并无甚重要,但若联系《德山麈谈》,联系袁宏道在党争背景下的思想状态来看待它,它却有值得重视的价值在。

青莲社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袁宏道的《桃源咏》备受时人推重,而《桃源咏》正是袁宏道入德山结青莲社前后的作品,起《入德山舟中,偕寒灰、冷云、雪照诸衲子及云影居士月中有述》,终《桃花流水引》十首,凡40余首诗。这一组诗曾单独结集流行,有沈灌为之作引,曹蕃为之作跋,袁中道为之作题后,可见它的重要和在当时的影响。它被认为是袁宏道创作的一个根本的转折点,袁中道说:“盖花源以前,诗伤俚质,此后神理粉泽合并而出,文词亦然。”他以《桃源咏》为袁宏道诗歌的分水岭,以为此前的作品不免伤于“俚质”,此后既别具“神理”,又润以“粉泽”,文词灿然,故“较前诸作更进一格”^②。曹蕃在《桃源咏跋》也指出:“其诗语翩翩欲仙,大脱楚歌猛厉气习,今愁者读之而快,愤者读之而舒,泣途穷、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

② 《珂雪斋集》卷二十一《白雪照存中郎花源诗草册后》。



悲路歧者读之，如履康庄而就平陆，定止愈头痛已邪！”^①这些评价透露出—个值得关注的信息，即袁宏道的创作在隐居德山时开始发生突出的变化，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折。他们不再信手作诗，不避俚俗，已经表示不满旧日风格，也不满失之“猛厉”的楚人习气，由此转而出现两种基本倾向：一是以平和的心态作诗，出之以闲静安适的境界。曹蕃说袁宏道的诗“快”而“舒”，读之不愁不愤不悲泣，让人“如履康庄而就平陆”，心境豁然如雾开云消。其实，这种诗境也就是禅境，而这种境界的出现并无特别的原因，说到底就是袁宏道从荷叶山房到青莲社参禅悟道的结果。这只需将《桃源咏》与《德山麈谈》互作参证，道理也就十分显明了。二是用一些心亦用一些力去作诗，“神理”兼之“粉泽”，性灵不妨工稳。袁中道在《书雪照存中郎桃源诗草册后》有意强调袁宏道这些诗的底稿，大有要摆出来让人一视的架势，目的在于要证实其兄的创作“数数改易，非信笔便成者，良工苦心，未易可测”。袁中道这里所说的“信笔便成”恰恰是公安派曾极力提倡的，但现在却讳言此法；“良工苦心”恰恰是公安派曾不太提倡的，现在却乐道其术。公安派的创作观和文学思想的变化，由此显而易见。但另一方面从袁宏道《桃源咏》的创作过程来说，这种变化则又与青莲社的习静养闲有关。诗人的生存状态使诗歌创作处于一种舒缓的节奏之中，闲而有暇，故于诗便可慢慢地吟，细细地改，而不必仓促卒章，诗成即了。这大概也是袁中道说的“良工苦心”的一种前提。

在袁宏道居德山结青莲社五年后的万历三十七年，其弟袁中道又有德山之游，与龙襄、郝之玺等人聚于青莲社。“得江还大叫，选石忽狂歌”^②，写下其文学生涯中具有浪漫色调的一页。万历四十二年，袁中道又于青莲庵新创华严经会，使二圣寺的华严会扩展到了德山青莲庵。

① 《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三。

② 《珂雪斋集》卷五《入德山同龙君超》。

十五、袁宏道居京结社

袁宏道于万历三十四年秋携其弟中道离公安北上，经荆门、襄阳、郑州、邳城等地，在此年冬抵京，到万历三十五年八月离京南还^①，其间居京约有1年时间。这是袁宏道相隔6年后再次至京^②，也是蒲桃社后他再次在京师开展文学活动。

袁宏道此次入京，蒲桃社早已成为陈迹。《游崇国寺，得明字》序曰：“往与家伯修、潘去华、江进之、黄平倩、刘明白、吴本如、段徽之诸公，结社于崇国寺葡萄方丈，相去七年，存亡出处，遂如隔世。丁未春暮，与龙君超、陶孝若、邱长孺、李元善、刘元质重经此地，泣下不能自止。”原来蒲桃社中的袁宗道、潘士藻、江盈科皆已逝，黄辉病居籍里南充，刘日升等人虽还健在，但又各自分散。所以，袁宏道故地重游，难免深感胜迹难寻，人生如梦，也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对昔日结社活动的无限追念。

或是为了重现昔日的那种生活情景以志对“存亡出处，遂如隔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七《途中口占》其一：“八月离长安，二月返乡社。”据此，袁宏道在万历三十四年入京后，于次年八月又离京返乡。

② 按，《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五《余山居六年矣，丙午秋复北上，临发偶成》说“山居六年”，同卷《游崇国寺，得明字》之序说“相去七年”，前者作于万历三十四年，后者作于万历三十五年，故有“六年”和“七年”之别。





世”的亲友的怀想；或是因为京师故地，物是人非，难耐寂寞，不胜感伤，故需要以游宴觞咏的活动来寻得一种心灵的慰藉；或是出于重整公安派的队伍，扩大公安派的文学影响的目的，总之，袁宏道这次入京后不久又开始组织在京的新知旧识，形成了一个新的文人群体，以结社的形式联结盟友，互相倡和，使蒲桃社后公安派在京师一度中断的文学活动得以恢复。

袁宏道这一时期在京师结社的重要盟友是故相张居正的女婿同乡人刘戡之。《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四《刘元定诗序》曰：“丁未夏月，与诸名士避暑城西之藕花社，元定与焉。”丁未是万历三十五年，时袁宏道在京师为官，与刘戡之等人结城西藕花社。袁宏道居京结社还可证之于他的《刘元定斋中别诸社友，时余有内人之戚》一诗，此诗亦作于万历三十五年，他奉命赴蒲圻存问 90 高龄的原右都御史谢鹏举，且其妻李氏去世，故与“诸社友”作别，离京南还，而作此诗。再从他《浴佛日刘元定斋中邀诸公偕游高粱桥，得为字》、《集元定行记斋再赋得原字》、《元定斋不甚宽，而布置有态，余兴未已，仍用原韵赋赠，兼订后来之约》等诗来看，他在京师时有十分频繁的文学唱和，诗社的活动极为活跃。而且，结社的中心人物也很清楚，即为他和刘戡之。这一时期，袁宏道在京的社友除刘戡之外还有哪些呢？则又可据之于他作于同时的《惠安伯园亭与顾升伯、李长卿、汤嘉客看牡丹，开至五千余本》、《汤嘉宾邀同顾升、李长卿、唐君平游草桥别墅》、《客有赠余宫灯者，即席同刘元定、方子公、丘长孺、陶孝若赋之》、《夏日刘元定邀顾升伯、沈仲润、李长卿、丘长孺城西荷亭，是日热甚，得暴雨乃解》等诗，这 4 首诗中所提到的顾天竣、李腾芳、方文僕、丘坦、陶若曾、汤宾尹、唐君平、沈淮等人即是袁宏道和刘戡之在京师结社的社友，此外，据其他零散的资料，龙襄、李学元、刘元质、曾可前、蒋子厚、胡仲修及其弟袁中道、